

赵凡新闻通讯作品集

变革

Bian Ge

的风景

BIANGE DE FENGJING

赵 凡 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赵凡新闻通讯作品集

变革的风景

赵 凡 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的风景 / 赵凡著. — 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5.6

(赵凡新闻通讯作品集)

ISBN 7-80097-763-3

I. 变... II. 赵...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通讯—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298 号

责任编辑: 程 新 陈维平

出版发行: 中国大地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

电 话: (010) 82329127 (发行部) 82329007 (编辑部)

传 真: (010) 82329024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¹/₃₂

印 张: 20.625

字 数: 51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套

书 号: ISBN 7-80097-763-3 / P·52

定 价: 48.00 元 (全二册)

(凡购买中国大地出版社的图书,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 言

许多人做事，但是不做梦。另一些人做梦，却不做事。

不做梦的人，多半是不找借口的，他们甚至想不起来找借口、没有时间找借口。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分割为无数的段，在这种分割中，生命成了寿命，活着本身就是理由。他们生长得像花儿一样可爱，他们的追逐像流水一样简单，他们完全依着本能在人生中厮杀冲撞，犹如任何食肉的动物在争抢食物。他们没有梦，但是有目标，这些目标并不一定容易实现，却脚踏实地。他们挣钱、挣房子、挣职位或者职称，繁衍后代，然后，给孩子找好学校、陪孩子上钢琴课、到处求人让孩子能上大学，攒足经费送孩子出国，比他们还紧张地翻招聘广告，操心他们的婚事，再后来，心甘情愿或满腹牢骚地带孙子、外孙……一代一代，周而复始。

另一些人则永远在做梦。他们的梦做得并不像睡觉一样轻松，更不像睡觉一样安详。事实上，他们多半是睁着眼睛做梦。他们明白，梦总是虚幻的，但他们宁可欺骗自己。很多时候，这些做梦的人以自己的不做事伤害了自己，伤害的痛楚有时会像刀割着肉体，点点滴滴的血流向心里面，他们会叫会哭，却不会放弃。这种人很少以成功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失败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逐他们，犹如影子离不开本身，梦中的希望却如海市蜃楼，饥渴的人在沙漠看见清澈无边的水，越趋向前，离生还就越远。他们内心是孤独的，状况是无助的，口舌是笨拙的，性格是偏执的，尽管内心是善良的。

这只是两种极端的情况。

在生活中，更为常见的居中的人，或偏左些，或偏右些，

他们在事与梦之间的摇摆有投机的成分，但的确来得有渊源。现代文明教育、现代信息传播，在这些东西面前，有多少人可以有资格自信自己是真品而不是赝本？

生存的状态如同舞台，每个人都在上面扮演着适合自己的角色。记者也不能例外。

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多少夸大了这个职业的权利，但它的确有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随着交流和信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表现得越来越显眼。记者是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在此过程中，他不可能不思想，不过，这个思，是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中进行的。这部新闻作品集，体现的正是记者的这样一种状态：在走中生存，并有所思。

从 1991 年起，我在一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开始了记者的职业生涯。

我的足迹，连同我的心智，开始了一个长时间的旅途。

我曾经两次赴西藏，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高原体验自然的神圣和人的生存激情。

虽然生在乌鲁木齐，又在那里生活了 16 年，但是，是借助记者这个职业，我才真正体验了西北大漠的神秘和庄严。

我曾经用 4 个月的时间沿着中国海疆，行程万里采访；曾经在老挝追踪采访走出国门的中国勘查开采队伍；也曾经连夜出行现场，调查突发事件……

我的采访对象，生活的岗位可能不同，职务从值班室的普通职员到掌管实权的部长或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不同，选择扎根这片土壤或者飘在异乡，但是，他们的故事一样地可读，耐读，在我的眼里，他们同样优秀。

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一个事件都会在生命的里程中刻印下痕迹。

我爱我们的土地，爱我们的矿藏。这个行业在 20 年间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体验为这个生活的变化而奋斗的每一份努力，我感谢生活。我的感谢，是用表达感觉和认真思索构成的，因为，这是我的角色。

生命一旦开始，我们就成为行路人。在路途中，我像惠特曼一样，热爱见闻的一切。

赵 凡

2004 年 12 月

Abstract

This is the anthology of the reports that I, as a journalist for China Land & Resources News, have written over the past 13 yrs. Maybe it is not a perfect work, but surely a compile of what I have seen, heard, and thought in this interesting period of history, and in this particular field of China.

My journalistic occupation has given me conditions that many others could not get. I have had opportunities to interview scientists who have the ambition to conquer the nature; politicians who played and or have been playing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geological workers who have endured tremendous hardship and made enormous personal sacrifices in fulfilling their dreams and du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land and mine.

During this period, I have been almost every corners of China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from Tibet, one of the most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Shenzhen, one of the China's most rapidly developed cities since the 80's of the last century. I also had opportunities to make on-the-spot coverage for many important national events including the People's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Coast L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al Recours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he numerous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ibet, Luobupo ("dead land" as people called) as well as in Lao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is new one has been an evolving era of China, for which I have been fortunately a witness. Recoding things that I have seen and heard, I, like many other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have never stopped thinking and searching the clues for what seen and recorded. What I want for making this anthology is to show to the readers the true stories what really happened and the enlightenment I am able to extract, in order for them to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 and inspirations from the stories.

The anthology is named "Zhao Fan's Reports" which emphasizes that I like what I have seen and written. It has been my practice to write and report objectively and impartially, I, with great enthusiasm, meet and interview people in the events, and make the investigations and reports.

Zhao Fan

2005/2/4

目 录

一、人物通讯

先知大师·····	2
走遍世界的大河·····	10
25 个春秋献西藏·····	16
情满高原·····	19
女地质人·····	25
海那边沧桑·····	32
永远做最难的·····	42
另一个生命世界·····	50
分队长杨敏·····	55
值班室里的老许·····	57
心花开在石头上·····	59
迎着甘南的风·····	62
往事·····	64
Mr. Joe 的故事·····	67

二、事件通讯

神圣的职责·····	73
“世界矾都”成被告·····	117
大海与锌厂的对话·····	123

谁“吃”了土地？·····	126
遭遇南极地质·····	129
喧嚣的烂泥沟·····	138
大漠油田路·····	149
科学叩问抚仙湖·····	153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筹备纪实·····	157
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在西藏纪实·····	184
“走进老挝”系列报道·····	202
英国教堂·····	219
国土整理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列报道·····	224

三、问题综述

中国非金属,有没有一张新王牌·····	250
中国地质教育,能否走出一片天·····	255
绿色大地留后人·····	264
地勘队伍属地化改革系列报道·····	268
必须作出的选择·····	289
矿权问题系列报道·····	297
天赐的水路·····	324
走过自己,走到春天·····	331
生物大灭绝 是谁惹的祸·····	344
直面水危机·····	350
关于农业地质的系列报道·····	362



一、人物通讯



作者于 2004 年春



先知大师

公元 1992 年 6 月 28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生强烈地震。

一天之后，世界各地都通过新闻媒介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

1992 年 6 月 28 日，美国洛杉矶东发生震级为 7.4 级的强烈地震。

知道就知道了，麻木而健忘的人们几天后就几乎没人再想对这场似乎非人力所能避免的灾难评头论足。只有一个美国人——一位美国第一代地震科学工作者 G 先生夜不能寐，感慨万千。

“上帝，又让你给说中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喃喃自语。几天之后，在中国一隅，一个 80 岁老翁收到了 G 先生的一封信：“您的预测简直绝妙无比，我对此感到震惊。我想，您一定会为您的成功感到欢喜的。”

正是这个中国老翁，最先预测到了这场地震。

此前的 1991 年 11 月，G 先生曾慕名向他讨教地震问题。两个月后，中国政协和 G 分别收到了他的信，上面赫然写道：1992 年 6 月 19 日，旧金山大区域范围内将发生 6.8 级地震。

预测地点与实际地震区基本吻合，震级和时间的预测误差远远小于通常可能的误差范围。

这位让洋人叹服的人物，地震发生的时候，如往常一样，专注地坐在他的小计算机房里。

他就是当代先知大师翁文波。





翻开翁先生的工作日志，令 G 先生“震惊”的东西同样震惊了我：

1980 年，他预测到了 1992 年前后华北南部的干旱；

1985 年 6 月，他言中了 8 月发生在新疆巴楚地区的地震；

1986 年，他预报 1987 年东北地区有涝灾，果不其然；

1987 年，他提醒人们注意 1988 年北京的春旱秋涝，事实如此；

1989 年，他连续预测出松花江、黄河水系三门峡和淮河水系 7、8 月份有洪峰，次次误差都很小。

1990 年初，翁文波向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提交了《认识与预测》的论文，论文汇集了他 1989 年对 1990 年国内外部分 5 级以上地震所作的报告。1990 年过去之后，人们发现他的预测几乎都得到了证实。

1992 年 3 月和 5 月，翁文波连续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和地球物理系统、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上提出了 1992 年旱涝预测报告。3 个月之后，人们把他的预测与《人民日报》所报道的实际发生灾害作了对照，又发现二者几乎完全一致。

最神的要数他对 1991 年中国南方大水灾的预测了。1991 年，一场特大的洪涝灾害袭击了中国南方 8 个省、市、自治区，1800 万亩丰收在望的农作物颗粒无收，605 万间房屋受损，51268 人伤亡，经济损失高达 685 亿元。

而早在几年前，翁文波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了警告。在他 1984 年出版的《预测论基础》一书的第 125 页，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小标题：“1991 年中国某地可能水涝。”在这个标题下，经过反复演算分析，他得出结论：“1991 年该地（指流经



豫、皖、苏、鲁4省的淮河流域及安徽境内的滁河，主要指安徽)可能再次水涝!”此后，他又在1988年、1989年在不同场合下反复提出过这个惊人的断言。

对短期地震和远期旱涝的预测能达到如此准确的地步，科学奇人翁文波创造了世界奇迹。

二

中国的八卦占卜、古希腊人的牺牲祭祀、中世纪诺查旦马斯的大预言、20世纪的气功等都表明，人类为克服自身的局限和战胜自然的侵袭，很早就开始了预测活动，经过一代代在不同名目下的繁衍发展，预测已经成为人类最古老而又最色彩斑斓的学问。

但是，包括气功在内的预测学说，基本上是在建立在某种假定基础上的，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类现象世界的形式上的否定。

翁文波却承认现象的真实。客观事物有它的规律，而由过去的现象提供的信息可以把握住这种规律。

一个酩酊大醉之人，趑趄地走在路上，脚步已经不听使唤了，走走，退退，你说最终他是前进了还是后退呢？按概率论解释，他向前与向后的概率相等。但翁文波说不对，他肯定是要向前、向回家的方向走一点。

这当中间涉及到他头脑中积淀的各种信息。预测未来与之同理，需要大量丰富的信息和一种筛选信息的演绎方法。

翁文波认为，在人类认知范围内，已知有对称规律，可数(量子化)规律、周期性规律等，如果建立相应的模型去拟合这种客观的现象规律，就可以预测未知了。当然，人们建立的模型和得出的结论，未必都和体系吻合，这就是预测的难处所在。因为在认知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脱节的现象，或漏失了信息；





或引入了假信息；或假正确，只有模型，没有预测；或偶然正确，没有建立模式得出结论等等。只有认识、结论和客观存在体系完全吻合，才能预测正确。这是科学预测的努力方向。

1984年，翁文波的《预测论基础》出版，标志着他的预测理论正式建立。在这本被人称为“包藏天地玄机”的书里，翁文波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以抽象体系、物理体系和信息体系作为预测理论的思想基础；同时，又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预测在原则上统一起来，从宇宙天体到生产销售，从粮食、副食到卫生保健，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预测，在他这儿，不仅科学化、系统化，而且社会化、应用化了。

翁文波在一个独特的领域里独领风骚，他的独特成就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了当今世界的先知大师。

三

平和而又睿智，严谨、敏锐而亲切，翁文波给我的第一印象便如此，以后，交往的次数越多，印象越突出。后来，随着我自己生活阅历的增加，逐渐明白，只有真正参透人生的智者，才能有这样大气的特质。

我见过翁先生3次。

第一次，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翁先生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向代表们介绍地震预测，他独到的见解、简捷的语言，使他从众多的科学家中脱颖而出，在场的很多人切切私语：这才是真人道的人。

第二次，是在他北京古楼辛安里胡同的四合院里。

穿行于辛安里曲曲弯弯胡同，不去理会垃圾的霉腐气、厕所的恶臭气和残垣颓壁上抖落的晦气，阳光、脚步、嘈杂的人



语和门院里晾晒的衬衫、被单铺天盖地般向你数落芸芸众生生活的喜悦和艰难。

这是北京辛安里一片将要拆迁的居民区，翁文波在这里的一家四合院内住了20年。

他笑眯眯地把我迎进了那间很暗的小客厅，执拗地“逼”我吃黄澄的香蕉和酥软的饼干。他的计算机房堆了很多的书，每天上午，他把自己全身心地泡在这间工作室里，头也不抬。但是下午的一段，他的脚步就属于那个曲曲弯弯的胡同了。像中国千百万平凡的老人一样，他拎着菜篮子，头顶阳光，听普通人家笑语，走向街区，走向人群，感受生活的暖洋洋。

生活，由于他自身的新陈代谢永远充溢着撩拨人的朝气活力。已近80的他和老伴对这种朝气活力充满迷恋。

正对着他操作计算机视角线上的墙壁上。挂着一张非常清秀的姑娘的大照片，那是他老伴年轻时照的。她叫冯平，当年复旦才女，喜欢文学。后来跟他转战南北，曾写过一本反映石油工作者生活的长篇小说《春风初度玉门关》。

临终前，老伴再三嘱咐他：别记着我现在的样子，记住年轻时候的我吧。

后来，他搬进了楼房，他的计算机房增添了不少新仪器设备，但老伴年轻时代的肖像，依然挂在老位置上。

翁先生八十大寿时，我再次见到了他，来自国内外的科学界名流，上至学部委员，下至地质队工程师，纷纷前来给他祝寿。人们讲了许多关于翁老的故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刘光鼎先生讲的那段给我印象最深。

他说：“1939年，翁先生从英国读博士回来，在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他宁波口音重，学生听不太懂，但他的肖像画得很棒，有时便在黑板上以画代音。那时翁老住的地方离学校有好一段路，有时，因为时间紧，他一手扶车一手备课，





很投入的样子。在我一生中，受4个人影响最大，其中一位就是翁老。他博学又有创见，为人厚道又幽默。”

四

说起来，预测论对翁文波不过是“旁门左道”。翁文波在地质学界久负盛名，在中国地球物理和石油勘探领域早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20世纪40年代初，他带着助手奔赴春风都不度的玉门关外。在那儿，他用自制的先进仪器和新的技术思想，开拓了中国重力勘探、地球物理测井、地球化学勘探等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应用科学技术史。后来，他又从事中国油气远景勘测研究。他创立的“生命旋回”，把自然界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的发生、发展、衰亡历程联系起来，确立了他“中国电测之父”的地位。1948年，他撰文推论中国东北、华北以至印度支那有蕴含丰富的石油带，顿时轰动了曾断言“中国无油”的西方石油界。

与他在中国石油勘探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相对应，1949年以来他所担任的所有职务都是石油勘探方面的：

国家燃料部石油管理总局、石油部勘探司总工程师；

国家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国家石油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

然而，他的绝活，却是“旁门左道”的预测论。

选择灾害预测这个冷峻的课题，在翁文波，是“缘分”，也是科学家的良心使然。

1934年，翁文波正在清华准备毕业论文，一向器重他的一位教师向他透露了一则消息：正任中央地研所所长的翁文灏给

